

灵水识谭

谢彦君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灵水识谭

谢彦君/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策划编辑：段向民
责任编辑：谷轶波
责任印制：冯冬青
版式设计：何 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水识谭 / 谢彦君著. — 北京 :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032-5739-1

I. ①灵… II. ①谢…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980 号

书 名：灵水识谭

著 者：谢彦君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 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

发行部电话：010-85166503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工商事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9.25

字 数：150 千

定 价：39.80 元

I S B N 978-7-5032-5739-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言一

这本小书是谢彦君教授将他与诸弟子和少数朋友交流于“空间”的关于知识与生活的文字整理而成的。此番以书的形式在更大空间展现，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位旅游基础理论的“求真”探索者新的思考与心路历程。

说彦君教授是旅游基础理论的“求真”探索者，是因为从1990年他步入旅游研究道路起，就以追寻旅游本源为目标，为回答终极之问“旅游是什么？什么是旅游？”一直探索至今。在中国旅游学术界群体性以应用与对策研究为主体的当下，实属鲜见。

关于追寻本源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一位学界前辈在论及中西学术研究差异时指出：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应用与对策研究而轻“求真”的本源研究；而西方学人则重“求真”的本源研究，使应用与对策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细想：马克思就是在《资本论》这一鸿

篇巨制的本源研究为主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的长久生命力与马克思扎实的基础研究有着必然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学界关于“什么是美？美是什么？”的论争，由批判朱光潜的文艺思想而引起，后来却发展为百家争鸣的对美学学科本源的“求真”大讨论。这次论争促成了我国美学三大学派的形成（包括以朱光潜在争论后形成的新观点为代表的一派在内），提升了美学研究的水平，产生了学术新人，也使在西方冷僻的美学学科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和普及，留下美好的历史记忆。而 20 世纪 60 年代哲学界关于辩证法的“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讨论，由于被陈伯达、康生引入政治因素，演变为部分学者因言获罪的悲剧结局。

改革开放之后，各门社会科学发展迅速，社科期刊繁多，分工明细；对于学科本源的“求真”探索多在本学科范围内进行，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状况几乎不存在了。

彦君教授追寻本源的“求真”探索，在旅游学界还是引起了关注。一则，进入 21 世纪以来他的探索愈发深入，先后出版了《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视角》、《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基础旅游学》（1—4 版）、《旅游世界探源》，由他组织并参与撰写的《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等系列著作，对旅游的终极之问做出了

自己的回答，以旅游体验的“硬核”构建旅游知识的共同体、解释具体的旅游现象、建构旅游学科的范式；二则，他的探索对旅游做出了新阐释，也动摇了一些惯常的旅游概念，被一些旅游学者质疑。如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教授所言：“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你的全部观点，我看彦君教授都是国际国内旅游基础理论绕不过去的标志性学者。”

如今，彦君及其“部落”的探索仍在继续，由他的友人吴必虎教授开启的对于他探索中的观点的论争也在兴起。

此时，这位旅游基础理论的“求真”探索者，以这本小书袒露他“徜徉于典籍、反省于生活”中的思考，人们可以从中窥见他的“身影心迹”。在市场之风渗入学术，一些学人使用荣格所说的“面具”示人的当下，彦君的坦诚之举，是来自自信？还是来自于对“求真”的敬畏？我没有询问过他。我想，是因为他没有被黑格尔称为“一文不值”的对真理忽视的“谦逊”。

作为当代留过英访过美的学人，彦君在徜徉西方学术的同时下功夫“耕读”儒、道、佛典籍，使自己的思辨落脚于中国文化根基之上；在对知识的思考中又植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双足一旦与大地相触就会产生新的力量。这一神话启示着一个“常识”：任何新的力量的产生都必须与“大地”——根基相触。本书中，无论是在哲学园地的沉思还是对知识海洋的钩沉，

彦君都在实践这一“常识”。

书中还显现着彦君的情之所系：他对当今一些现象提出建议、发表诤言的家国情怀，他在“求真”研究中的执着与痴情，他对旅游学界的同人（包括学界对他观点的质疑者）的直率与真诚，他对他的弟子及求教者诲人谆谆的师情……这内蕴的情感与冷静的哲理思辨，在这本小书中交互缠绕。追求本源的“求真”探索，其思辨严谨而艰苦，即使能产生所谓顿悟也是建立在“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持续的探索需要探索者的一往情深。

熟悉彦君的旅游学界朋友，都知道他在旅游本源“求真”的高头大章外，还出版了怡意润心的散文《枯叶集》和帮助旅游者记录愉悦体验的《旅游摄影技法》。在这本小书里，他对于生活的思辨从日常生活出发，摆脱了日常利害关系的羁绊，将读者的心灵从枯竭的沙漠引入可以探寻真善美的知识草原。他还叮嘱他的弟子：在将“学问”强化为“问学”过程中，以古代先贤为范，“让生活充满问学的乐趣，让学问充满生活的光彩”，以此去体验问学的愉悦。

其实彦君就是一位潇洒、静怡的“道”“器”两为的学者。他一方面在旅游基础理论以及本书中对“知识”进行形而上的“求真”——悟道；另一方面他的诗意散文、愉悦摄影，以及暑假以来激情的油画创作（本书章节前的插图就

是他此时的作品。微露的技法稚拙并不影响这位求真者描绘出“这一个”独特的审美图像。我借用电视综艺语言，称呼他为“跨界油画家”），创造着形而下的文学形象和视觉艺术形象，不仅舒展着他的情思，也在形象创造的体验过程中将生活审美化。这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位研究旅游中愉悦体验的学者，其自身对“愉悦”有着怎样丰厚的“体验”背景。

品味这本小书，我仿佛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学时代，聆听老师们的聊侃。那时，简陋的校园给师生提供了更多课外接触与问学的机会。然而当我在大学为师时，校园的现代化却减少了师生间的课外接触与问学。彦君以网络时代的“空间”方式恢复了大学传统的“问学”风情，如今又以书籍形式扩展交流的范围，值得点赞。

作为“40后”，毕竟老矣，故此序文不免失漏。好在还有王宁、马波二位博士之序以为补充。

正准备结束此句时，回望扉页，其图亦是彦君日常间随手所绘，宛如灵水湖中舒畅的游鱼，在自由地前行。

“悟道，乐在其中矣！”

张文祥

2016年10月18日

于桂林旅游学院相思江畔

序言一

彦君兄邀我为本书写序，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惶恐：怕写不好貽笑大方。我和他是多年的好友，想起俗话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我也就不怕“貽笑大方”了。

先说人吧。在我的印象中，彦君兄是旅游研究领域一个少有的执着于终极之问、终极之理的学者。这非常难得。知识的探求，既可以由功利的动机来驱动，也可以由超功利的动机来驱动。超功利动机的一个例子，就是好奇心。孩童天生就具有好奇心。可惜由于各种功利和环境因素的约束，孩子长大成年后，好奇心就慢慢消失了。但好奇心对于知识的进步和积累，却是至关重要的。好奇心的本质，就在于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千百年来人们都对苹果为什么从上面往下落的现象失去了好奇心，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一个年轻人被苹果砸了一下，忽然激活了好奇心：苹果为什么不是平行运动或由下而向上飞，而是由

上而向下降落？这个人就是牛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一个落后的文化，就是那种使尽各种办法来剿灭好奇心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合理性经不起好奇心的拷问。相反，一个先进的文化，往往是那种鼓励好奇心发挥作用的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发生连续不断的科技革命和知识创新，从而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由于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因此，人们开始建立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学术机构。它以追求终极知识为目的。学术机构当然也可以介入应用型研究，但它的使命是追求终极知识（或纯知识）。终极知识从短期来看不能马上被运用，但从长远来看它才有大用：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当然，这种大用是通过无数人前后接力、长期努力才实现的。被我们今天用上的知识，其知识源头可能要追溯到几代人以前。而在那个时候，所提出的知识可能并没有用。因此，过于关注知识的短期运用而忽略了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和宗旨，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旅游研究作为比较容易被运用到实际工作部门的知识，比较容易让研究者因为眼前经济功利的诱惑而放弃对无法马上产生经济回报的“终极知识”的追求。这种状况对旅游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它会让这些学科处于边缘地位，使得整个学科的学术声誉过低。所幸的是，在国内旅游研究领域，还是有一批坚持追求终极知识的学者。彦君兄就是其中杰出

的一位。

再来说书。彦君兄的这本书，是平常的思维花絮和灵感火花的汇聚。它好读，有趣，内容丰富，时不时触发读者的灵感。表面看起来，本书的思维触角似乎伸展得有些凌乱，但背后的主旨却是一贯而深邃的。我更愿意相信，它是彦君兄为随后的更系统化的学术体系的建构，所进行的前期思维准备。事实上，这是一种好奇心驱使的非体系化、非正式化的研究，但它铺就了通往体系化的学术思想的道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思维或灵感的火花冒出来，只是一般人轻易地忽略了这些思维火花的意义。如果我们有意地把这些思维火花记录下来，或许将来的某一天，它们就能汇聚成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体系化思想。思维火花是零散的，就如同围棋在早期布子阶段，大局还没形成，棋子之间显得不连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棋子就连起来了，就有格局了。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地放过灵光一现的灵感。拿出你的笔，把它记录下来。写作就是为火花添柴，越写，火花就越旺，写着写着，火花就演变成滔天火焰。永远不要相信腹稿，因为腹稿的方式失去了笔写之柴。相信古人说的“烂笔头”。但写作必须与阅读和观察结合起来。读书，观察，思考，写作，交谈，辩论，构成了学者的日常。如果没有各种功利的约束，它就是理想的学术人生。知识创造的理想状态，就是“养闲”。这

里的“闲”，就是超越了世俗的功利的羁绊，心态平和，从容不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知识风暴的来临，未曾不是在这种学术日常中酝酿的。所以，从容淡定，注定是学者的一种大格局。彦君兄的学术生活达到了这种境界，令我钦佩不已。

是为序。

中山大学 王宁

2016年10月9日

序言三

(一)

10

人世间的努力，无外求真、求善、求美三端。精英人士如此，升斗小民亦如此，只是动力、形式、程度的差别而已。即使山乡农妇，也知道做人要真诚，待人要和善，出门要装扮。试想，若无真善美，这世界必定水深火热，生活就会一塌糊涂。当然，职业不同，对真善美的追求会有所侧重。大体上，学者重在求真，有司贵在求善，艺人苦心求美。然而，真善美又是三位一体的，无真则善美无根，无善则真美难辨，无美则真善冷寂。古今中外，凡能青史留名者，无不求真、存大善、有大美。最近读到一则故事，一青年费尽周折见到爱因斯坦，问什么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学问题。爱因斯坦沉默良久，答曰：识别善恶。联想到爱氏大神还是一位很不错的小提琴手，那一刻，我的脑海中莫名闪出“崇圣三塔”的图景。因曾追随史念海师攻

读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我对禹贡学派有一点了解。1934年年初，顾颉刚先生创建《禹贡》半月刊，后又组建禹贡学会，固然有“历史好比戏剧，地理就是舞台”的学术自觉，但也明显受到“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特殊背景的推动。真善打头，美在其中，遂有七卷八十二期的皇皇雄文，遂有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石奠定，遂有一批大师闪耀星空，遂有脍炙人口的学术薪火相传。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流行的当下，每每忆及此事，总觉得心怀暖阳，身沐春风，仿佛能听到不远处大海掀起的阵阵涛声。

(二)

我同彦君教授相识年久，互视为挚友，只要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自己说的很快就忘了，他讲的话却能长期萦绕。我私下里喜欢用摩诘居士的诗句勾勒他，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近，我才意识到，用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来形容彦君或许更准确。今年6月初，应西南财经大学同人之邀，我俩分头入川，成都会合后，先当游客拜访稻城亚丁，后作学人与西南财大同人交流。学术交流中的彦君依旧严谨深邃，一丝不苟，堪为人镜。在亚丁的彦君，则截然不同，可谓焕然一新：浑身上下的摄影师装扮很酷，面对蓝



天雪山的大喊大叫很嗨，在高山之巅追逐花丛中的蝴蝶分明是个老顽童。亚丁氧气稀薄，彦君睡不好觉，我在西安白凯教授处获得的几包头痛粉，一半被他享用了。令人吃惊的是，就在那样的夜晚，彦君为当地的音乐人索郎创作了情真意切的歌词《亚丁的记忆》。归来后，又看到了他追忆旅程的油画作品，有峻岭的骨气，有云朵的柔意，有雪山的圣洁，有林海的静谧，那个叫亚丁的村落被簇拥着，洋溢着纯朴，同时透着一丝焦虑。之所以交代这些琐事，无非想说明，彦君教授集真善美于一身，因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三）

费希特说：“你是什么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有人接着说：“你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你才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也要顺着说：“你是什么人，就留下什么样的足迹。”

彦君教授著述颇丰。《基础旅游学》是学人的，《枯叶集》是文人的。我得以先睹为快的新作《灵水识谭》，则既是学人的，也是文人的，又是哲人的。从中，我看到真善美三个精灵的同台舞蹈。譬如，《一次经历》《晨起，夫妻对话》……打住，打住，我不愿因自己的随意破坏了作者的本意，抑或干扰了读者的自主权利。

还得啰唆几句。一句引自恩格斯，“巴尔扎克小说教会我的经济学，远远多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另一句引自一位评论家，“理性的深度使文学浸透了思辨的色彩，文学的表达又使理性焕发出动人的光辉”；最后一句引自阳明先生，“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王阳明可是彦君教授的老朋友啊！

马 波

2016年11月13日

于青岛听涛庐

目 录

一、引子	3
二、市井百态	11
蜗牛的触角和它的路	13
一次经历	13
酒友物语	14
老态	17
写于杨绛先生忌日	19
名人故里	19
可疑的包裹	20
女孩的跑姿	21
专注之“美”	21
李卓吾聚友论人性	22
晨起，夫妻对话	23
悟道，乐在其中矣！	31